

一

从这里毕业很多年后,他第一次回到这里。院墙都已经没有了,墙基所在的地方,因为潮湿,杂草长得格外茂盛。

他上了二楼,到了原来的校长室门口。他敲门进去,那个男人正坐在椅子上玩着一堆粉笔。男人把一根根的白粉笔掰断,再用中指弹出去。他的目标显然是墙角那只旧脸盆。

他想,已经很多很多年没有见过这种搪瓷脸盆了。如今人们用的,都是塑料货,在超市或者小商品市场上到处都是。

他看见桌上有几瓶矿泉水,屋角还堆着一大堆。

这是断水断电的缘故。他还记得,前不久爹给他写过信,说村小学快被拆了,校长、老师和学生都走了,就剩下一座空学校了。

爹说,校长是临县人,市里师专毕业生,是村里两年前招聘来的,签了3年的合同。后来拆迁的事儿定下来后,村里让校长走,合同里剩下的工资都支给他。但村里都不给小学拨款了,校长还不肯搬走。后来,小学里的自来水管和电线都被人弄断了,渐渐就没有学生来上课了,但校长和几个男女老师都在。

再后来,有女老师早上起床后,刚开了宿舍门,就在门口看到死猫死狗,有男老师半夜上厕所时,被几个人扒了裤子,连人带衣服塞进粪坑。几个老师就都走了,只剩下校长了。又过了一阵子,校长在接到老家的电话后,大哭一场,也走了。

村里有人说,在市里人才市场见过校长,脑子似乎出了问题。

脑子是有问题,学校又不是他的,他连这个村的人都不是,村里白给他发工资都不要。关于校长的消息传回村里,村里有人这样说。

二

他站在桌子前,对那个男人说,昨晚我打过电话,你让我上午9点来。

男人上下打量了他一番,说,你能干得了这活儿吗?

他说,能,没问题,我在南方打工时,什么活儿都干过。

男人说,那不一样,打工干的活儿,跟这个可不一样。

他咬着嘴唇犹豫着,大概过了两三秒的工夫,说,我绝对干得了。

男人说,我们这儿其实不缺人。

他又犹豫一下,说,是乡里韩书记让我来的。

男人说,我知道,可就算韩书记——

男人摇了摇头,意思是韩书记算老几?破办公室里一片安静。

男人盯着他的眼睛,看了一会儿才说,你脸色看起来不太好。

他说,是昨天没睡好。

男人说,陪床陪了一夜?

他点点头。

男人又说,现在情况还好吧?

他不知道该怎么样回答,只好又点了点头。

男人说,上了岁数的人,恢复起来是慢。

他不知道该怎么回答,觉得有些难堪,想走。他想,看来没希望了,但想起昨天那个护士,就想再等等。护士昨天告诉他,如果今天不把欠费交上,就要停止用药了。

男人忽然说,你个头倒是真不矮,一米七八?

他说,一米八〇。

男人点点头,拿着一枚粉笔头在手心里画着。

男人说,光个儿高没用啊,你太瘦了,浑身上下一点儿肉都没有,到时候得把人从屋里往外架的时候,这也使不出劲儿啊。

我有劲儿,都能扛两桶纯净水。

男人说,那不顶用。一桶水才多重,10桶水也没一个真人沉。再说水桶又不会动,人会动,会抡胳膊玩命啊。

房间里又沉默了。但是,他突然有了一个奇怪的感觉,就是这次面试肯定能成功。

男人说,医院里说你爸啥时候能出院了吗?没说。

男人说,唉——

他想,这声唉,算道歉吗?

男人说,其实,上次你家那个情况,正常说不用去那么些人,结果十来个人挤到个小屋里,就出误会了。

他想,那不是误会。

男人把手里的粉笔头扔在地上,伸脚碾碎了,说,你来,行,包吃包住,每礼拜休息一天,可公司有规定,休息的时候也得随叫随到。

男人说,行。他早知道这条件。

男人看着他的神情,又笑了笑说,工钱嘛,没有底薪,工资是一回一千。

男人说,你的手机号码给我。

他说了,男人用手机记下了。

男人往窗外边比画着说,行,明天就有个活儿,村西北角上那几间门面房,你知道在哪儿吧?

男人把重音放在西北角上这几个字上。

他点点头。他对这个村子太熟悉了,他知道从男人坐的这个位置恰好能看到北边半个村子。他家的洗车房没被拆前,就在村正北,和村西北那些门面房就隔着一片树林。

男人说,行,回去吧,手机别关啊。

他说,今天下午镇城关大街那儿,不是有一片房子要拆吗?两层的三层的都有,听说也是你们公司的活儿。

他本来想说咱们公司,但话到嘴边,又变成了“你们公司”。

男人挥了挥手,说,下午人够了,再说那是楼房,楼房不好拆。你还是先拆几间平房再说。

男人拉开抽屉,拿出几张钞票递给他。

老板跟我谈预支工资的事儿了,这是500,你先拿去。男人说。

他接过去了,说,我写个收据吧。

男人说,就500块钱,写什么收据,你还敢赖账?

他说,我是先到这里来集合,还是直接到那几间门面房去?

男人说,先来这里,人齐了到时候一块儿去。

他转身刚要走,那男人又叫住他,说,对了,明天干完活,老板还要再面试你一次。

他下了楼,从瓦砾堆当中穿过去,就到了村里的土路上。几个老人在墙根晒着太阳。要不是为了给他挣钱买房,爹不会去洗车,也可以在这里晒太阳。

他想他们肯定看见了他是从哪里走出来的,脸上就有些发红,但也挨个“爷叔,爷叔”地叫着,他看着他们枯皱的喉结,有些犯恶心。

娃回来哩?

男人摇了摇头,意思是韩书记算老几?

破办公室里一片安静。

男人盯着他的眼睛,看了一会儿才说,你脸色看起来不太好。

他说,是昨天没睡好。

男人说,陪床陪了一夜?

他点点头。

男人又说,现在情况还好吧?

他不知道该怎么回答,只好又点了点头。

男人说,上了岁数的人,恢复起来是慢。

他不知道该怎么回答,觉得有些难堪,想走。他想,看来没希望了,但想起昨天那个护士,就想再等等。护士昨天告诉他,如果今天不把欠费交上,就要停止用药了。

男人忽然说,你个头倒是真不矮,一米七八?

他说,一米八〇。

男人点点头,拿着一枚粉笔头在手心里画着。

男人说,光个儿高没用啊,你太瘦了,浑身上下一点儿肉都没有,到时候得把人从屋里往外架的时候,这也使不出劲儿啊。

我有劲儿,都能扛两桶纯净水。

男人说,那不顶用。一桶水才多重,10桶水也没一个真人沉。再说水桶又不会动,人会动,会抡胳膊玩命啊。

房间里又沉默了。但是,他突然有了一个奇怪的感觉,就是这次面试肯定能成功。

男人说,医院里说你爸啥时候能出院了吗?没说。

男人说,唉——

他想,这声唉,算道歉吗?

男人说,其实,上次你家那个情况,正常说不用去那么些人,结果十来个人挤到个小屋里,就出误会了。

他想,那不是误会。

男人把手里的粉笔头扔在地上,伸脚碾碎了,说,你来,行,包吃包住,每礼拜休息一天,可公司有规定,休息的时候也得随叫随到。

男人说,行。他早知道这条件。

男人看着他的神情,又笑了笑说,工钱嘛,没有底薪,工资是一回一千。

男人说,你的手机号码给我。

他说了,男人用手机记下了。

男人往窗外边比画着说,行,明天就有个活儿,村西北角上那几间门面房,你知道在哪儿吧?

男人把重音放在西北角上这几个字上。

他点点头。他对这个村子太熟悉了,他知道从男人坐的这个位置恰好能看到北边半个村子。他家的洗车房没被拆前,就在村正北,和村西北那些门面房就隔着一片树林。

男人说,行,回去吧,手机别关啊。

他说,今天下午镇城关大街那儿,不是有一片房子要拆吗?两层的三层的都有,听说也是你们公司的活儿。

他本来想说咱们公司,但话到嘴边,又变成了“你们公司”。

男人挥了挥手,说,下午人够了,再说那是楼房,楼房不好拆。你还是先拆几间平房再说。

男人拉开抽屉,拿出几张钞票递给他。

老板跟我谈预支工资的事儿了,这是500,你先拿去。男人说。

他接过去了,说,我写个收据吧。

男人说,就500块钱,写什么收据,你还敢赖账?

他说,我是先到这里来集合,还是直接到那几间门面房去?

男人说,先来这里,人齐了到时候一块儿去。

他转身刚要走,那男人又叫住他,说,对了,明天干完活,老板还要再面试你一次。

他下了楼,从瓦砾堆当中穿过去,就到了村里的土路上。几个老人在墙根晒着太阳。要不是为了给他挣钱买房,爹不会去洗车,也可以在这里晒太阳。

他想他们肯定看见了他是从哪里走出来的,脸上就有些发红,但也挨个“爷叔,爷叔”地叫着,他看着他们枯皱的喉结,有些犯恶心。

娃回来哩?

男人摇了摇头,意思是韩书记算老几?

破办公室里一片安静。

男人盯着他的眼睛,看了一会儿才说,你脸色看起来不太好。

他说,是昨天没睡好。

男人说,陪床陪了一夜?

他点点头。

男人又说,现在情况还好吧?

他不知道该怎么回答,只好又点了点头。

男人说,上了岁数的人,恢复起来是慢。

他不知道该怎么回答,觉得有些难堪,想走。他想,看来没希望了,但想起昨天那个护士,就想再等等。护士昨天告诉他,如果今天不把欠费交上,就要停止用药了。

男人忽然说,你个头倒是真不矮,一米七八?

他说,一米八〇。

男人点点头,拿着一枚粉笔头在手心里画着。

男人说,光个儿高没用啊,你太瘦了,浑身上下一点儿肉都没有,到时候得把人从屋里往外架的时候,这也使不出劲儿啊。

我有劲儿,都能扛两桶纯净水。

男人说,那不顶用。一桶水才多重,10桶水也没一个真人沉。再说水桶又不会动,人会动,会抡胳膊玩命啊。

房间里又沉默了。但是,他突然有了一个奇怪的感觉,就是这次面试肯定能成功。

男人说,医院里说你爸啥时候能出院了吗?没说。

男人说,唉——

他想,这声唉,算道歉吗?

男人说,其实,上次你家那个情况,正常说不用去那么些人,结果十来个人挤到个小屋里,就出误会了。

他想,那不是误会。

男人把手里的粉笔头扔在地上,伸脚碾碎了,说,你来,行,包吃包住,每礼拜休息一天,可公司有规定,休息的时候也得随叫随到。

男人说,行。他早知道这条件。

男人看着他的神情,又笑了笑说,工钱嘛,没有底薪,工资是一回一千。

男人说,你的手机号码给我。

他说了,男人用手机记下了。

男人往窗外边比画着说,行,明天就有个活儿,村西北角上那几间门面房,你知道在哪儿吧?

男人把重音放在西北角上这几个字上。

他点点头。他对这个村子太熟悉了,他知道从男人坐的这个位置恰好能看到北边半个村子。他家的洗车房没被拆前,就在村正北,和村西北那些门面房就隔着一片树林。

男人说,行,回去吧,手机别关啊。

他说,今天下午镇城关大街那儿,不是有一片房子要拆吗?两层的三层的都有,听说也是你们公司的活儿。

他本来想说咱们公司,但话到嘴边,又变成了“你们公司”。

男人挥了挥手,说,下午人够了,再说那是楼房,楼房不好拆。你还是先拆几间平房再说。

男人拉开抽屉,拿出几张钞票递给他。

老板跟我谈预支工资的事儿了,这是500,你先拿去。男人说。

他接过去了,说,我写个收据吧。

男人说,就500块钱,写什么收据,你还敢赖账?

他说,我是先到这里来集合,还是直接到那几间门面房去?

男人说,先来这里,人齐了到时候一块儿去。

他转身刚要走,那男人又叫住他,说,对了,明天干完活,老板还要再面试你一次。

他下了楼,从瓦砾堆当中穿过去,就到了村里的土路上。几个老人在墙根晒着太阳。要不是为了给他挣钱买房,爹不会去洗车,也可以在这里晒太阳。

他想他们肯定看见了他是从哪里走出来的,脸上就有些发红,但也挨个“爷叔,爷叔”地叫着,他看着他们枯皱的喉结,有些犯恶心。

娃回来哩?

男人摇了摇头,意思是韩书记算老几?

破办公室里一片安静。

男人盯着他的眼睛,看了一会儿才说,你脸色看起来不太好。

他说,是昨天没睡好。

男人说,陪床陪了一夜?

他点点头。

男人又说,现在情况还好吧?

他不知道该怎么回答,只好又点了点头。

男人说,上了岁数的人,恢复起来是慢。

他不知道该怎么回答,觉得有些难堪,想走。他想,看来没希望了,但想起昨天那个护士,就想再等等。护士昨天告诉他,如果今天不把欠费交上,就要停止用药了。

男人忽然说,你个头倒是真不矮,一米七八?

他说,一米八〇。

男人点点头,拿着一枚粉笔头在手心里画着。

男人说,光个儿高没用啊,你太瘦了,浑身上下一点儿肉都没有,到时候得把人从屋里往外架的时候,这也使不出劲儿啊。

我有劲儿,都能扛两桶纯净水。

男人说,那不顶用。一桶水才多重,10桶水也没一个真人沉。再说水桶又不会动,人会动,会抡胳膊玩命啊。

房间里又沉默了。但是,他突然有了一个奇怪的感觉,就是这次面试肯定能成功。

男人说,医院里说你爸啥时候能出院了吗?没说。

男人说,唉——

他想,这声唉,算道歉吗?

男人说,其实,上次你家那个情况,正常说不用去那么些人,结果十来个人挤到个小屋里,就出误会了。

他想,那不是误会。

男人把手里的粉笔头扔在地上,伸脚碾碎了,说,你来,行,包吃包住,每礼拜休息一天,可公司有规定,休息的时候也得随叫随到。

男人说,行。他早知道这条件。

男人看着他的神情,又笑了笑说,工钱嘛,没有底薪,工资是一回一千。

男人说,你的手机号码给我。

他说了,男人用手机记下了。

男人往窗外边比画着说,行,明天就有个活儿,村西北角上那几间门面房,你知道在哪儿吧?

男人把重音放在西北角上这几个字上。

他点点头。他对这个村子太熟悉了,他知道从男人坐的这个位置恰好能看到北边半个村子。他家的洗车房没被拆前,就在村正北,和村西北那些门面房就隔着一片树林。

男人说,行,回去吧,手机别关啊。

他说,今天下午镇城关大街那儿,不是有一片房子要拆吗?两层的三层的都有,听说也是你们公司的活儿。

他本来想说咱们公司,但话到嘴边,又变成了“你们公司”。

男人挥了挥手,说,下午人够了,再说那是楼房,楼房不好拆。你还是先拆几间平房再说。

男人拉开抽屉,拿出几张钞票递给他。

老板跟我谈预支工资的事儿了,这是500,你先拿去。男人说。

他接过去了,说,我写个收据吧。

男人说,就500块钱,写什么收据,你还敢赖账?

他说,我是先到这里来集合,还是直接到那几间门面房去?

男人说,先来这里,人齐了到时候一块儿去。

他转身刚要走,那男人又叫住他,说,对了,明天干完活,老板还要再面试你一次。

他下了楼,从瓦砾堆当中穿过去,就到了村里的土路上。几个老人在墙根晒着太阳。要不是为了给他挣钱买房,爹不会去洗车,也可以在这里晒太阳。

他想他们肯定看见了他是从哪里走出来的,脸上就有些发红,但也挨个“爷叔,爷叔”地叫着,他看着他们枯皱的喉结,有些犯恶心。

娃回来哩?

男人摇了摇头,意思是韩书记算老几?

破办公室里一片安静。

男人盯着他的眼睛,看了一会儿才说,你脸色看起来不太好。

他说,是昨天没睡好。

男人说,陪床陪了一夜?

他点点头。

男人又说,现在情况还好吧?

他不知道该怎么回答,只好又点了点头。

男人说,上了岁数的人,恢复起来是慢。

他不知道该怎么回答,觉得有些难堪,想走。他想,看来没希望了,但想起昨天那个护士,就想再等等。护士昨天告诉他,如果今天不把欠费交上,就要停止用药了。

男人忽然说,你个头倒是真不矮,一米七八?

他说,一米八〇。

男人点点头,拿着一枚粉笔头在手心里画着。

男人说,光个儿高没用啊,你太瘦了,浑身上下一点儿肉都没有,到时候得把人从屋里往外架的时候,这也使不出劲儿啊。

我有劲儿,都能扛两桶纯净水。

男人说,那不顶用。一桶水才多重,10桶水也没一个真人沉。再说水桶又不会动,人会动,会抡胳膊玩命啊。

房间里又沉默了。但是,他突然有了一个奇怪的感觉,就是这次面试肯定能成功。

男人说,医院里说你爸啥时候能出院了吗?没说。

男人说,唉——

他想,这声唉,算道歉吗?

男人说,其实,上次你家那个情况,正常说不用去那么些人,结果十来个人挤到个小屋里,就出误会了。

他想,那不是误会。

男人把手里的粉笔头扔在地上,伸脚碾碎了,说,你来,行,包吃包住,每礼拜休息一天,可公司有规定,休息的时候也得随叫随到。

男人说,行。他早知道这条件。

男人看着他的神情,又笑了笑说,工钱嘛,没有底薪,工资是一回一千。

男人说,你的手机号码给我。